

82岁的陈广元大阿訇，是个坚守中道的穆斯林，这一点，从他和缓平易的待人接物、一丝不苟的生活态度，就能看出来。在与我们1个多小时的谈话中，他思路清晰，口齿清楚，温和的谈吐中，透出的是经年积淀的睿智和果断。

做好“桥梁”和“使者”

1932年立秋那天，河北文安县大围河村一个普通回族穆斯林家庭的第5个孩子出生了，父亲请阿訇给他起的经名是“希拉伦丁”，意思是“宗教的新月”。陈广元在纸上工整地用汉语和阿拉伯语写下自己的名字，并为我们释意，“我的汉文名字本来是陈广缘，父亲希望我能多做善事，广结善缘，后来才简化为广元二字。”

这样的起名，似乎寓意了他的一生与宗教的缘分和个人性格的特点。

陈广元3岁不幸丧父，从4岁开始到清真寺学经，经历过抗战，在10岁时即用放羊的鞭子斗过拿枪的汉奸。天生聪颖的他，对经文学习有着超乎寻常的热情，在12岁时即进入沈阳清真寺海里凡(宗教学员)。

在这里，他通过刻苦的学习，打下了扎实的阿拉伯语功底。阿语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，虽然记者不懂阿语，但陈广元特意当场说了几个发音相似、意思迥异的阿语词汇，并认真做出解释：“发音稍不标准，意思就差远了。”

陈广元既受过传统的清真寺教育，也受过完整的现代伊斯兰教经学院教育。1952年起，他在北京市回民学院阿语专修班学习了3年，后来又在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学习了4年。毕业后，他先后在北京昌平清真寺、牛街礼拜寺、东四清真寺任阿訇，并从2000年起担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。

陈广元总是谦逊地说，他的人生没有什么特别的，就是学习宗教，然后当阿訇，“我的一生就是‘桥梁’和‘使者’，是沟通穆斯林群众和政府的桥梁，是沟通中外的使者。”

但是，就在他口中的“平凡人生”中，陈广元从区政协委员起直到全国政协常委，其间当了53年的委员；从区伊斯兰教协会会长起到担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；从1957年大学生出访代表团中唯一一位穆斯林学生，到遍访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，成为对外交往的友好使者，其间付出几多努力，可以想见。

先说“桥梁”，“时常有穆斯林群众来找我反映情况，有的是清真寺在拆迁中碰到问题，有的是生活中清真食品发生伪劣的问题，还有的是扩建穆斯林公墓中遇到的问题等。这些问题都很具体而复杂，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，还有信仰习俗的差异等，要得到多方面的认可，需要有智慧地决断处事。我为此费尽心思，做好解释说服工作并努力帮助群众维护合法权益。现在看起来，大家对我的工作还是满意的。”陈广元说。

再说“使者”，陈广元说，我到现在还记得1957年第一次参加大学生代表团出访埃及和叙利亚时的情形，一共5个学生，因为团里就我一个戴白帽子的，当时外方就很好奇地询问我关于国内穆斯林的生活状态，我就以亲身经历向他们做出解释。在访问埃及的时候，当时的总统曾经接见过我，现在我还有当时的珍贵照片。

陈广元

谨守中道的大阿訇

本报记者
叶晓楠
石畅

此后，我参加过3次世界性的宗教会议，5次国际性的伊斯兰会议，出访过32个伊斯兰国家，还有21个其他国家和地区，“不论走到哪里，我们都现身说法，既向外国友人学了好多东西，他们也从我们这儿了解到了中国伊斯兰教发展的形势，这对于加深国家间的友谊、感情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伊斯兰教讲究中道和平

“伊斯兰教是和平、中道的宗教，是发展的宗教，讲究和谐、爱人，所以说伊斯兰教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充满了和平的意思。比如说穆斯林间打招呼，互相都说‘色俩目’（‘祝你和平’）。”在陈广元看来，伊斯兰教是追求和平的宗教，但是，当前，宗教极端主义打着伊斯兰教的旗号行恐怖主义之实，不仅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的危害，还令整个穆斯林群体蒙受误解，这一点，是最令陈广元气愤的。

目前在中国，穆斯林群众有2300万

人，包括回族、维吾尔族、哈萨克族、塔塔尔族、塔吉克族、乌孜别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东乡族、撒拉族、保安族等10个少数民族。除了在西部地区人数比较多以外，穆斯林广泛分散在全国各地。“宗教极端主义的盛行，使一些人对伊斯兰教产生了误解，认为伊斯兰教就是恐怖、好斗的宗教，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。所以，对宗教极端主义的行为应该坚决制止。”说到这些事情时，陈广元的态度转而严厉起来。

在陈广元看来，现在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状况很好，穆斯林的生存环境也值得赞赏，比如中国有3.5万座清真寺，5万个伊玛目（礼拜主持人）、阿訇，还有10所经学院，其中，最大的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，也是他的母校，正在装修，将来要向招收500个学生的目标发展，使更多伊斯兰教的接班人才得到培养。

“我们现在还出版了很多的经书，出版了《古兰经》。现在，我们还有一些穆斯林到国外去学习，也有一部分人到外头去经商，他们在外边干得都不错，为我们中国穆斯林增了光。”陈广元说。

陈广元说，我总是对穆斯林群众说，伊斯兰教讲究两世吉庆，“爱国爱教，两世吉庆”。所谓两世，就是既讲现世，也讲后世。既然要两世吉庆，我们在现世就要发展经济，搞好生产工作，求得现世幸福。另外，我们还要抓紧做自己的宗教功修，以便求得后世的幸福。

抄写全本30多万字《古兰经》

虽然年事已高，陈广元看上去身体非常康健，这主要得益于穆斯林良好的生活习惯。

作为一个谨守中道的穆斯林，陈广元的饮食很清淡，每天坚持做五时功课。虽然他近年来已经很少亲自到清真寺的讲台上讲“卧尔兹”（即讲经讲道），但每周都到寺做礼拜。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也坚持中道，讲究对人和善。

从2002年到2006年之间，他还利用业余时间，以极大的毅力用毛笔抄写了全本30多万字的《古兰经》，“有时候写着写着眼睛就花了，或者肩病犯了，我就揉揉眼睛，活动活动，再接着写。”后来，这本手抄《古兰经》由来自河北的穆斯林石刻家刻成528块，重约26吨的石刻《古兰经》，创下了一项纪录。

陈广元年轻时很喜欢运动健身，各种球类、游泳等都很在行，打太极拳的习惯保留至今。“我在经学院学习时参加过北京市的太极拳比赛，还得过1个茶杯的奖励呢。”现在，每天，陈广元都会打一段太极拳，再来一套自创的拳法，打完之后，身轻体健，“别人的太极拳打得好不好，我看看站姿就知道了。”

陈广元最喜欢真主的一句话：“只有感谢人的人，我才感谢他。”

“我们作为穆斯林，应该按照真主对我们教导的精神，来劝诫所有的人都要爱护自己的国家，爱护自己的民族，爱护自己的近邻，这也是我秉承一生的态度。”陈广元说。



陈广元参加全国政协会议



陈广元为穆斯林书写经文



陈广元在世界宗教对话会议上发表演说



陈广元慰问穆斯林群众



陈广元与伊斯兰世界联盟访华代表团合影

薛逸凡是个“90后”女孩，但不喜欢拍照，也不喜欢晒照片，这一点可能是她和所学专业——古生物学之间听上去为数不多相契合的地方。

高中时对古生物感兴趣

小时候，出于对自然界的好奇心，她常装作大人的模样去和别同学解释这个是怎么回事，那个是怎么回事。久而久之，她发现自己的“理论”说服不了别人，甚至连自己也说服不了，于是开始寻找答案。而那些最初的答案都是从纪录片甚至是动画片里看来的。伴随着她六七岁童年的电视节目还有《探索》、《荒野周末》这样的纪录片。和当时的同龄孩子一样，薛逸凡也喜欢在吃饭的时候看这些节目。但有所不同的是，她的父母从不规定“只能从几点看到几点”，有时她甚至可以抱着作业本盯着电视看。尽管她把眼睛看成了高度近视，还看坏了家里的两台录像机、两台VCD机和一台DVD机，父母还是依然一如既往地买光盘。

在薛逸凡的描述中，父母从未要求她“该去干什么”或“不要去干什么”。快3岁时，她喜欢上了画画，父母便支持她去学画画。那时的她说自己想当画家，父母只是点点头说，你喜欢就好。“就像小孩子，你的手脚想要伸到哪

里的时候，父母没有拿襁褓给你包住，这样你就伸了。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东西没有坏处，他们不会过多的干涉，如此便给了我很多空间去探索。”薛逸凡说。

再到后来，已经踏入高中大门的她，再次被BBC纪录片里的恐龙和水里游动的巨大生物震撼，她的兴趣“指南针”开始跳动：还是读古生物学吧。

大学曾经想过换专业

但决定并未因此而做。在高二的一次全国生物竞赛期间，薛逸凡听说了有关生物专业的一个细节：学生物的一定要上生物实验课，解剖动物。听后她就傻了，如果是蚯蚓等无脊椎动物尚能应付，但面对小白鼠、小兔子这些脊椎动物，“真是下不了手”。这个因素曾一度让她“拒绝”古生物学。到了大二，薛逸凡也有过一次“强烈”的换专业念头。正如她后来在回母校——北京十一学校时所说的，“整个专业只有我一个人，有着极大的课业压力和孤独感”。

那天，薛逸凡拿着已经填好的转专业单子，在北大元培学院的楼外来回踱步。她甚至已经想好了：“如果换了专业，自己要恶补哪

最近，因为在社交网站上发布了一张“专业只有一人”的毕业“合影”，北京大学2014届古生物专业毕业生薛逸凡，连同她的专业一起走红网络。据薛逸凡毕业的北大元培学院介绍，“这是全中国唯一的一个只有一名学生的专业。差不多是每个年级有一个人，还有的年级是零人。”



薛逸凡「一个人的毕业照」。

薛逸凡

一个人的毕业照

邱晨辉
马露



些课。”同学提醒她：“在大学能知道自己喜欢什么，还能学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样的机会不多，你干嘛不坚持下去？”最终，她还是回到了教室。薛逸凡总结过很多次，为什么自己可以从大二时的“孤独感”和“巨大的压力”下走出来：一个是兴趣，另一个也是她更为看重的“独立性和自主能力”，这是她从高中就培养起来的。薛逸凡还记得，那个下午的自习课上，整个班级里没有一个老师，课桌上也没安排任何课。课前，薛逸凡和同学领到了自习任务，而自习的成果将在后续的课程进行测验。刚开始，薛逸凡也觉得老师真是既懒又狠：不教她们，还考她们。但久而久之，她发现所谓独立思考的习惯已经养成。

如今，薛逸凡毕业了，她的选择是，继续攻读和本科专业相近的计算机生物硕士，录取她的学校是美国卡耐基-梅隆大学。

(据《中国青年报》报道)

●中国当下在国际中的境遇就像是一个巨人来到陌生的地球村，大家都知道巨人从很远的地方来、体量很大，但对巨人的性格和脾气却很陌生，从而产生了恐慌，而这种恐慌是从文化开始的。

——学者余秋雨这样认为。

●我们这个时代盛行吐槽文化，大家都在埋怨抱怨，不相信眼见的事实，怀疑事件后面还有什么猫腻。这说明我们对于人向下的想象力特别发达。但是相应的，我们对于人向上的想象力，对于人是如何崇高，人如何为自己所信的东西做出选择并且愿意为此而牺牲并付出代价，对于这些品质，我们的想象力并不大，有时候甚至不敢想。

——评论家李敬泽表示。

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，每个人都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。而对于知识分子来说，需要做的就是将深奥的道理用浅显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传递出去。

——学者朱大可认为。

●如今很多主旋律电影内容非常好，但呈现方式却缺少电影的力量、电影的魅力，无法抓住观众，自然也就难以打动观众、感染观众。国产主旋律电影要坚持传播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观，这绝对没有问题；但同时，这些主流价值和核心价值观能否有效地传播、有效地打动观众，同样十分重要。

——电影学者饶曙光说。

●随着媒介方式的变化、文学传播接受途径的多样化以及大众文化、影视产业、市场化写作兴起带来的影响，当代文学的雅俗问题更加复杂，其中的冲突更加激烈。我们不能单纯以雅俗来区分文学高下，雅俗共存是一种需要努力维护的健康文学生态。

——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圣元认为。

●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消费欲望、成功欲望超越精神欲望的社会。过去作家的写作动机和现代作家的写作动机已经出现了巨大差异，今天很多作家讨论的是怎样让作品帮他走向成功、知名、挣钱等。因此，恢复真正的对于文学的信念和动机至关重要。

——作家阿来表示。

●小说对创作者来说，只能管好属于自己的50%——创作，剩下的50%全部都由读者来完成。小说是一种复合体，有多重性和多义性。读者读完不后悔，觉得没有浪费光阴，有某种启迪和共鸣，这就是好小说。

——作家刘醒龙认为。

●我们不能总把文学看得过于高尚，把网络看得过于下流。现在的趋势，应该是江海交接，是一种相互交错的状态，文学和网络都在发展，不能简单地下结论。我理解的文学，不是故意拿出很难的内容，去给简单的人看，而是以自己的立场和积累，最大程度去吸引更多读者，引起读者关注，慢慢靠近我所认为的文学。

——作家金宇澄认为。
(张彬辑)



非常好声音